

王欣夫致王献唐书札小笺

吴 格

(复旦大学图书馆, 上海 200433)

[摘 要] 本文据已故王欣夫先生《学礼斋日记》之记载,对《王献唐师友书札》中所收王欣夫致王献唐先生书札(十三件)之收发时间,所述本事及二王先生交往踪迹略作笺证,以见前辈文献学家之高尚人品与深厚学养。

[关键词] 王欣夫 学礼斋日记 王献唐 王献唐师友书札

青岛出版社 2009年影印出版之《王献唐师友书札》汇集王献唐先生平生二百余位师友之墨迹,文辞尔雅,翰墨生香。所收书札八百余通,多前贤关于金石考古、图书文献、文物书画之切磋文字,学问优长,掌故足征,堪称近世学术史料渊藪。笔者关注已故文献学家王欣夫先生学术活动有年,今承友人美意,获睹欣夫先生致王献唐先生书札十三件(内一札残损),得悉二王先生交游踪迹,极感欣慰。拜读书札,证以欣夫先生《学礼斋日记》可知两先生通函始于一九二九年五月,止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八年间往来书札,据《日记》所记,原稿大致保存,仅略缺失。书札中所述王献唐先生等收藏海源阁杨氏遗书,刊布齐鲁乡贤许瀚、牟庭等未刊遗稿,及欣夫先生为辑录惠栋、黄丕烈、顾千里读书题识,编纂《八年丛刊》,求助山东图书馆馆藏等细节,于拙编《王欣夫年谱》裨益良多。至前辈醉心文献,嗜书如命,笃于风义,重于友道,缅怀高踪,尤深景仰。兹依墨迹逐录文字,并据《学礼斋日记》所载略加笺证,推定书札年月,重行编次,呈于同道。相关本事,限于篇幅,不暇详注,且俟来日。整理失误,谨祈教正。

第一函(1604—1606)

一九二九年 五月十六日

献唐先生执事:拜诵赐书,至纫教益。杨氏景宋刻书,曾见《唐求诗集》一种,又一种则未见。近来筹备保管,不知已否运省,他日有缘,必谋一登琅嬛也。印林遗著已得十八种之多,极佩服求之勤。伯平、石卿所辑,寥寥无几。弟今年前曾将吴氏《搢古录》中印林说六十余则,录成二卷,今有阁下辑本之宏富,当焚稿矣。特不知存赵悲盦处之《韩诗外传》校勘,亦曾搜得否邪。菴友著述,刻本皆易得。弟今年曾以巨价购《蛾术篇》一种,此书为最罕见。文集若出,大足厌学者之望。其外不知尚有何种。郝氏未刊书目,即刻附全书总目后,可复检也。近见山西图书馆印《颜氏家训校记》一种,出全书外也。《同文尚书》能谋印公世,极善,所印各书,极盼能早日行世(诸书不知是木刻或排印,若排印,则许、王诸公皆小学名家,必多古字,校勘宜精。弟见北海图书馆所出李

越缦著书,佩其辑录之勤,而憾其校讎之疏。敢贡区区,希亮誉是幸)。拙辑《黄荛翁年谱补》一册呈政。杨氏书中黄氏藏书题跋,定有溢出《楹书隅录》外者,恳为随时录示,尤感。《季刊》承允刻就即赐读,谨谢厚谊。弟刻因校中放暑假,不日返苏,如蒙通函赐教,请寄苏州西花桥巷可也。专覆,即请道安。弟王欣夫顿首,十六日。

格按:函次后括号内页码为影印本页次,各函年月为笔者初拟。《学礼斋日记》己巳年(1929)五月十七日记:“接山东省立图书馆长王献唐函,言海源阁藏书事。又言搜求许印林著述,得十八种,约二十册。又《王菴友文集》四册均已付印,不日可出书。牟默人《同文尚书》原稿本在于蔚亭处,今归张溥泉,亦在设法借印云。”又五月二十日记:“发王献唐、陈绳夫准、李敬如、马介子、黄惠任函。”(《日记》第6册)

第二函(1607—1608)

一九二九年 六月三日

献唐先生阁下:顷读大作《海源阁藏书过去现在》一书,于版刻源流,元元本本,不胜钦佩。此次运省保管,诚为[有]功文化,嘉惠后学不浅。未识近已筹备妥善否。杨氏所刻书,除丛书外,以仆所知,尚有 璩《诗礼七编》、武亿《授堂遗书》、郝懿行《尔雅义疏》、梅曾亮《柘视山房文集》等,版片不知尚存否。贵馆搜罗先贤遗著,刊布海内,诚为盛事,印林、菴友二先生遗著已经编印,不知何日出书,渴望之至。窃思郝懿行、牟庭诸先生均为贵省经学大师,遗书未刊者尚多,不知能陆续搜访否。贵馆年刊,观目录多有价值文字,如蒙赐读,尤感。惠覆请寄苏州西花桥巷鄙人收可也。专颂撰祺。王欣夫启,六月三日。

第三函(1602—1603)

一九三三年 一月六日

献唐先生大鉴:前读贵馆馆刊,取材鸿博,琳琅满目,洵为近来刊物之巨擘。不审第二集何日出版,殊以为盼。海源阁藏书闻为贵馆收得不少。窃有愚者,弟辑黄荛圃未刻题跋,已得百三十余种,正在雕版,明年工竣。拾遗补缺,夙夜不懈。杨氏所藏,必有出《楹书隅录》之外者,阁下典掌琅环,通怀

乐善，敢乞将所见未刻题跋或补遗，均一一录赐，俾得补入，蜀胜铭感（弟所辑题跋外，又有杂文廿余篇、遗诗六百余首）。又，贵馆拟刊王莱友、许印林遗书，不知何日出版，均愿先睹为快。比以寒假旋里，惠覆请寄苏州西花桥巷三十五号敝庐可也。专此，敬颂

大安。弟王欣夫顿首，一月六日。

格按：《学礼斋日记》癸酉年（1933）一月六日记：“函山东图书馆馆长王献唐。”又《日记》同年一月十三日记：“接王献唐函，言所见海源阁书菟翁题跋，无出刻本外者。”（《日记》第8册）按先生遍征士礼居遗书，勤求黄氏藏书题识，所辑黄跋，此时已溢出潘氏、缪氏、江氏诸刻百余篇，故本年有《菟圃藏书题识续录》四卷、《菟圃杂著》一卷之刻。其后不懈搜讨，庚辰年（1940）又有《菟圃藏书题识再续录》三卷之刻。

第四函（1617）

一九三三年一月廿四日

〔前佚〕所著《蒲室集》四卷本，首有欧阳玄、宋濂序者，贵馆有其书否。如承以贵馆书目见赐，尤盼。专此奉恳，仍希裁复。即颂大安。弟王欣夫顿首。一月廿四日

格按：此札前页未见。《学礼斋日记》癸酉年（1933）一月二十四日记：“复王献唐函，托抄圭斋王福、王佑二碑。”又二月十二日记：“接王献唐函，为从《崑阳县志》内抄示圭斋《王佑墓碑》可感也。”（《日记》第8册）按《王福墓碑》、《王佑墓碑》均元欧阳玄所撰，先生同期有《圭斋集补遗》之辑。

第五函（1609）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四日

献唐先生阁下：赐书诵悉，并承钞示圭斋《王福碑》感感。异日贵馆如有便人往滋阳拓碑，则请并《王佑碑》同拓一分，工资当照缴也。属访《十三行》石刻，当为留意，但迹来苏市丛帖殊不多见，因治其学者之鲜，故估人已不复注意矣。顷因青浦友人欲重修《春融堂集》，偶检得《十三行跋》一篇，不知公已见之否。专复奉谢，顺颂撰祺。小弟王欣夫顿首，三月十四日。

七八年前曾见海丰吴氏钞本许印林遗稿十余册，多考订经史及金石跋尾，因议价未谐，转瞬即驰。今尊辑印林遗著，不知已见是本否。

格按：《学礼斋日记》癸酉年（1933）三月十五日记：“复王献唐函。”又三月二十四日记：“接王献唐函，言许瀚《攀古小庐杂著》海丰吴氏刻本外，潍县陈氏尚藏抄本十余册，现在托人传抄，或可得集外逸文。”（日记第8册）又《日记》乙亥年（1935）十一月七日记：“接日本吉川幸次郎（善之）君来函，并赠其国新印日照许印林《攀古小庐文》一卷。是书有海丰吴氏刻足本，佩诤、礼白皆有之，传世甚罕，闻王献唐君拟影印之。”（《日记》第13册）

第六函（1611）

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

献唐先生阁下：手书暨抄示《王福墓碑》谢。《春融堂集》以友人借往青浦，属抄《十三行跋》，不免稍迟，今即附上。报载杨氏藏书有贱价招买说，不审详情若何。滕县所出古器已入馆藏，如有拓本，赐观为幸。贵馆书目，不知有印本否。从陈氏借抄之印林文，与吴刻有异否。簠斋考释金石文字，罗刻以外，必多遗佚，乞赐教为盼。专此，即颂著祺。弟王欣夫拜手，五月一日。

格按：《学礼斋日记》癸酉年（1933）五月一日记：“函献唐，寄属抄王兰泉《十三行跋》。”（《日记》第8册）

第七函（1597—1599）

一九三五年四月六日

献唐先生阁下：顷见尊辑《山左先哲遗书目录》所收材料皆属经史未刊要籍，得流布以惠学者，诚盛业也。但窃有进者，瑞安陈君虽喜刊行古书，然于校勘方面，绝非内家，故其所已刊者，无一非豕鱼满纸，开卷作三日呕。瞿木夫《古玉图考》此真有用之书，而每页差误，多至十数字者有之。木刻且如此，况排印乎。即如此次附印《南涧易叢记》两页为样本，自必校对精严不苟，庶可引起阅者之兴感，而俾广推销矣。然其行款之误排、文字之颠倒，已累累见之。试问全书刊成，有何价值。而第三行固赫然书校录者姓氏即阁下也，阁下非将受诬于不白乎。大概陈君为谋利计，故于校对内容完全不讲，然阁下为表扬先哲遗著计，宁可亦置而勿问耶。况此等有关实学考订之书，苟差误累累，反足以贻误学者。上则重诬先哲，下则贻误后学，如此刻书，不如其已，且亦大负阁下搜罗之苦心矣。窃谓贵馆经费之充裕、人材之美备，既具表彰先贤之盛心，何不自行出版，而必托之于唯利是图、不知校勘为何事之人。仆与陈君素不相识，更无成见，睹此谬种流传，为害之大，不禁为贵省先哲悲，为阁下勤勤搜访之苦心惜。有鲠在喉，不得不一倾吐之，惟阁下其鉴之。至陈君刻书之成绩，固传布甚多，一一可案，非一人之私言也。贵馆年刊中之许校《蔡中郎集》其下半部亦将付印否。仆近辑顾千里书跋，得二百种，已在刊板。贵馆所藏或所见有可益我者，至盼赐教。专此，即颂大绥。弟王制欣夫顿首。贵馆如有惠定字栋批校之书，不论真迹或他人传临者，均祈示知为感。

格按：《学礼斋日记》乙亥年（1935）四月六日记：“函王献唐，劝其印山左先哲遗书，注意校勘。”（日记第11册）又四月十二日记：“接献唐函，并赠《汉魏石经残字叙录》一册。”四月十六日记：“覆献唐，并赠以《黄跋续录》。”（《日记》第12册）按先生所辑《思适斋书跋》四卷、《补遗》一卷，已于本年发刻，而搜辑校订，迄未止辍，故次年又有《思适斋集补遗》二卷、《再补遗》之刻。

第八函（1610）

一九三五年 五月二十九日

献唐先生有道：奉手书并《山左先哲遗书目》谢。《丛编》办法，系集股而非零售，印成后按股派书。原为集腋成裘计。坊间所以有零售者，亦为该店主人入股所分得之书也。尊处如能加入股份，多多益善，俾可印卷帙稍富之书也。至《甲戌丛编》中取材不能洽心，因其时弟适 内艰，悉由赵翁学南主持，而论画诸种，又为凑足页数起见，而竟不遑别求稿本，殊为遗憾。今年由弟主编，定例极严，必有用书及罕传本然后收入，然间以种种关系，亦不能悉如己志，总较前编为进步矣。尊处如有小品稿本赐下印入，极为欢迎。顷见临朐傅国《辽广杂录》旧抄本，亦极好材料，不知流传尚多否。贵馆藏乡贤著述极富，亦有此书否，乞示知。拙辑顾千里《思适斋书跋》四卷，已在雕板，年内或可出书。贵馆所有顾跋，务请提先抄赐，俾便补入，至盼。惠定宇评校书目，亦请提先示知，因拙辑《读书记》已成巨帙，急待补遗也。此二事最为切望，拜恳速示，感感。许印林校《说文系传》及《集韵》前曾见临校本，转眼即驰，不可复得。闻贵馆新获遗稿甚富，有此二种否。此复，即颂大安。弟王欣夫顿首。

《丛编》集股事，如有同志，乞为游说，再增“缘起”两纸，乞为分散为荷。

六月十日以后惠函请寄苏州西花桥巷。

格按，《学礼斋日记》乙亥年（1935）五月二十八日记：“接叔弢，献唐覆。献唐函言拜经楼书多入吴子苾家，吴书近散出，渠所见极多云。”又五月二十九日记：“改卷。覆献唐。”（《日记》第 12 册）

第九函（1592）

一九三六年 三月十一日

献唐先生足下：寄上《三百堂集》、《昔梦词》各一部，乞鉴存。贵馆藏石《说文系统图》、《伏生传经图》拓本，如许惠赐一份为感。闻贵馆新收牟默人、许印林手校书甚多，望示以目录，不知可否传抄，有佳手可代办否。其抄费定章若何，亦乞示知。又海源阁藏有惠氏父子手校《楚词[辞]》，前年散出时，公必见之，今在何处，有传抄副本可访否，至愿告知是幸。此颂大安。弟王大隆顿首，三月十一日。

格按，《学礼斋日记》丙子年（1936）三月十二日记“函王献唐，问牟默人、许印林手校书，又问海源阁旧藏惠校《楚辞》踪迹。”又四月二日记：“接献唐覆，并赠《说文统系第一图》拓本。海源阁旧藏惠定宇父子手校《楚辞》谓在抵押书单中，现存农工银行，外人无从借抄。《说文统系图》原本现藏黄县王氏，刻来求售，索千元。印林遗书已收集五六十种，将另编提要。牟默人手稿有《易注》及《秦汉宫殿考》其《同文尚书》、《诗切》二书，已决印行。手校者有《淮南子》、《韩诗外传》云云。”又四月十四日记：“函硃石钱剑虹及袁守和、何澄一、王献唐。”（《日记》第 13 册）

第十函（1595）

一九三七年 一月八日

献唐先生阁下：

寄上新刻《夔龙颜碑考释》、《资敬堂家训》、《辽广实录》各一部，请哂纳。傅国为贵省临朐人，据县志艺文，著述甚多，尚有流传者否。弟每年集资印丛编一集，已出三集，附上“缘起”一纸，如蒙赞助，至幸。贵省先哲遗著如许假印一二种，以广流通而阐幽光，尤感。大著《临淄封泥叙目》及《季刊》第二期，望赐读为荷。专颂公绥，弟王欣夫顿首。一月八日。

格按，《学礼斋日记》丁丑年（1937）一月八日记：“函王献唐，赠《辽广实录》、《夔碑考释》、《家训》。”（《日记》第 15 册）按先生《辽广实录》跋云：“《辽广实录》皆记督饷辽东时事，而不见于《四库书目》、《禁毁书目》及近人安阳谢氏《晚明史籍考》诸书。此册为太仓王君慧言藏程穆衡手钞本，未有一跋，不署姓名，疑即出程手。三百年来秘籍，今始印行，或足为留心辽广事者之一助乎。岁丙子仲秋，吴县王大隆跋。”（载《丁丑丛编》）又先生《思想批判总结》云：“《辽广实录》记明末满洲人入寇的事实。均为要使人知道亡国之惨。”

第十一函（1600—1601）

一九三七年 一月二十日

献唐先生有道：手书敬悉。惠《封泥叙录》、《馆刊》两册，拜领，谢谢。《丑丛编》承允加入，甚荷。每股国币拾元，拨下后当奉正式收据。《甲戌》印书最少，市上有出价五元而不可得者，友人有一重份可割让。照市价计，《甲戌》五元，《乙亥》、《丙子》各三元。尊处如须此，请汇款，向友人取之寄上可也。又拙辑顾千里《思适斋书跋》坊中每部实洋五元，今省去回佣，每部实收四元，如贵馆未备，亦可同寄，乞示。《辽广实录》本印入《丑丛编》中者，今先印单本数十册。贵馆所藏刻本首序完全，可否请即抄赐，补印以成全璧，至盼至愿。又所据程迺亭抄本系草书，不免有脱误，如许以刻本一卷校其异同，俾得附入校勘记中，尤为企望。馆员中不乏精于校勘之学者，愿为代校掷下。弟子印书，期尽心力，不敢草率，用敢琐渎，歉甚歉甚。《王荃友文集》何日印行，以早读为快。贵馆所藏抄校善本甚富，有目录可见赐否。又有传抄传校之例否。弟子经部书欲传抄数种，当照定章缴款托办也。学校寒假在即，廿四日后惠教请寄苏州西花桥巷卅五号散舍可也。专复，即颂撰祺，弟王欣夫顿首，廿日。

如有小种佳稿抄赐，印入《丛编》为盼。

格按，《学礼斋日记》丁丑年（1937）一月十九日记：“接王献唐函，知傅国《云黄集》及《辽广实录》山东图书馆有天启间原刻，存二十册，皆不完。《实录》止存上卷，而首自序尚完，可补印本之阙，惜未早知之也。并赠所著《临淄封泥文字叙目》、《馆刊》第二期各一册。”又一月二十日记：“覆献唐，托抄《辽广实录序》全文，并托校正卷上误字。”（《日记》

第15册)

第十二函(1596)

一九三七年二(三)月二十七日

献唐先生有道：前恩传抄《辽广实录》序文全文，以备补印，谅荷鉴许。兹因手民催促，望早掷下为盼。《丑丛编》承许加入一股，甚荷。因拟提早于夏历重午前出版结束，故各处股款均须早日汇集，殊希掷下，当具正式收据不误。专此，即颂公绥，弟王欣夫顿首，廿七日。

格按：《学礼斋日记》丁丑年(1937)四月十六日记：“接献唐函，寄来《辽广实录》校勘记，前请以新排印本校山东图书馆藏刻明残本也。”又四月二十六日记：“覆王献唐。”又五月十八日记：“复价藩、献唐。”(《日记》第15册)

第十三函(1593—1594)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六日

献唐先生大鉴：弟前月北游过济，专诚奉访，迨大驾赴青，未晤为怅。见赵、屈二君，留赠拙辑《千里书跋》、《遗集》，想经察入为幸。贵馆善本库中许印林批校注疏数种，皆极精美，鄙意思传录一部，不知可否破例借出，约期奉璧。弟于南北两图书馆亦屡向借出，从无延误，故敢奉商。倘贵馆自有写官，略具校书常识，可以代录，亦所愿也。当将底本寄上，照例致润。统乞酌示为幸。前日参观藏石，于《熹平石经》残

(上接第59页)白纸上，使得每位作者的书信集中到一处，一封信包括若干页的也集中于一处，并且文字内容前后相接。至于每位作者的信封，则附在这位作者书信之后。遗憾的是，一人多信多封的，某信配某封，已难逐一落实。为方便读者检阅和征引，全书之前加编了目录，书中每人名下之书信、信封加编了代号。由于个人学识的限制，加上目前正承担国家清史项目《清人著述总目》、山东省政府特批项目《山东文献集成》编纂工作，空余时间太少，对献唐先生师友书札的整理工作，只能止于确认作者并按作者年代先后集中编排方面，至于一位作者的若干书信何者写作在前、何者在后，因旧时书信只署月日，多无年份，尚待下一步作更加深入细致的考证。信封上的邮戳可以帮助确定书信的年月，可惜信与封已被分离，并且我见到的信封复印本大都难以辨识，所以无法作更细的整理。有些书信已失去信封，还有些信封未见有相应的书信，整理时均保存原貌，不作淘汰。有些书信和信封未能确认作者，附于已确认者之后，以待高明。根据内容，这部书信集取名《王献唐师友书札》。少量献唐先生致儿子王文华的信，以及致李炳南、屈万里、路大荒等信件，作为附录收在后面。其中致李炳南函八通取自王仲懿先生

石，最所爱好，如许以拓本见赐，尤所感盼。专此，顺颂公绥。弟王大隆顿首，十六日。

格按：《学礼斋日记》丁丑年(1937)六月十二日记：“晨至山东省立图书馆访献唐，适赴青，未值。晤赵、屈二君。观善本书库。许印林校注书有数种，皆佳，余多桂未谷、陈篔簹遗迹。又观陈列邓县所出铜器、汉石刻、马氏古泉。真洋洋大观。留赠《顾跋》等书。”(《日记》第15册)按先生生长吴门，执教沪滨，平生足迹，未尝远离江南。本年有北平之行，六月六日由苏州出发，途中顺游南京、曲阜、泰山，十一日抵济南，次晨即走访山东图书馆，惜未与献唐先生相晤。先生《日记》又述本日游踪云：“出至大明湖，呼舟登历下亭午餐。又游张公祠等处。满湖芦苇，惜非秋日。三时返寓少休，坐人力车游趵突泉、黑虎泉。趵突有五泉，喷涌高数尺，若晶球满池沸腾，真奇观也；黑虎则澄清彻底，溶漾可爱。在趵突泉茗坐至晚，即进晚餐。”(《日记》第15册)

参 考 文 献

- [1] 《王献唐师友书札》王欣夫等撰，2009年青岛出版社影印本。
 - [2] 《学礼斋日记》王欣夫撰，民国间王氏学礼斋稿本。
 - [3] 《八年丛编》王欣夫等编，民国二十三到三十年排印本。
- 〔作者简介〕 吴格(1952~)，男，复旦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

辑《王献唐先生诗文书画集》特此说明。将来献唐先生的书信搜集起来，当另辑《王献唐书札》与《师友书札》相互配合，其史料价值才能充分显现出来。另有屈万里先生《载书飘流记》稿本，经献唐先生批改、题诗、作跋，更有孔德成先生题签，所记为王献唐、屈万里、李义贵三先生携书避蜀之历程，亦附印于末，足与书札参证。该文曾在台湾《山东文献》发表，名《载书播迁记》又收入《屈万里文存》，文字与此有出入，可以相互校订。整理工作时断时续，历时逾半载。参加整理者另有徐泳、程远芬、王爱亭、崔晓新等同志。其间得到献唐先生儿媳安可苻女士以及孔德成、王长水、傅合远、丁原基、刘心明、李勇慧、杜云虹、西山尚志等师友的帮助和指教，谨此致谢。安可苻女士多年精心保存这批珍贵书札，尤其令人敬佩。整理工作的失误，还请读者指正为感。公元二千又八年四月十一日滕州后学杜泽逊识于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

注：此文系作者为青岛出版社《王献唐师友信札》所做序之节选。

〔作者简介〕 杜泽逊，男，1963年生，山东滕州市人，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